

江苏人民出版社



来
来

7

未来

儿童文学专辑

目 录

小 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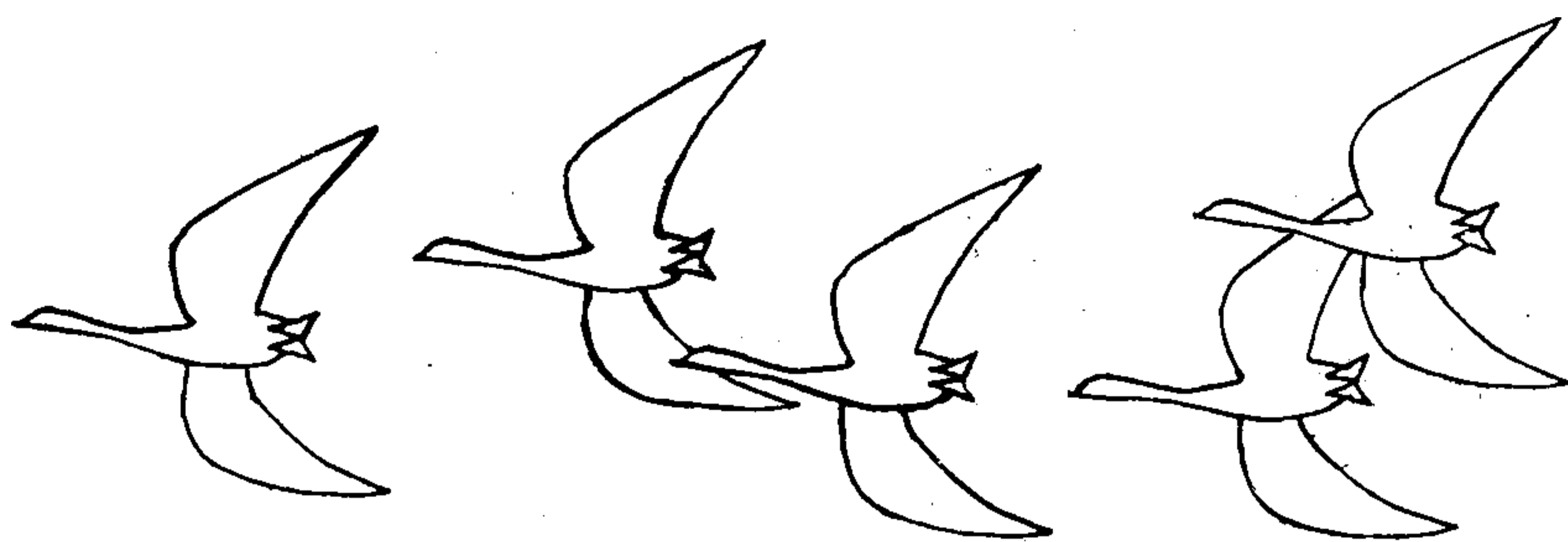
- | | | | |
|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|
| 曹文轩 | 老 围 墙..... | 评 介 天 戈
插 图 虞 建 | (4) |
| 袁 静
秦文虎 | 水 乡 晨 曲..... | 评 介 石 人
插 图 虞 建 | (56) |
| 叶 华 | 演小天鹅的主角..... | 评 介 杨 永 安
插 图 晓 英 | (87) |
| 张映文 | 瑞瑞和猫的故事..... | 评 介 天 珞
插 图 虞 建 | (106) |
| 陈 模 | 徐小兵进山记..... | 评 介 江 少
插 图 虞 建 | (118) |

童 话

- | |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|
| 葛翠林 | 一支歌儿的秘密..... | 评 介 燕 玉
插 图 曲 建 方 | (172) |
| 朱 奎 | 约克先生..... | 评 介 奚 学 信
插 图 原 小 民 | (187) |

评 论

- |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|
| 吴周文 | 她在寻找自己
——评中篇小说《夜明珠》、《晨露》..... | (204)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|



第七辑 1983年9月

外国作品

〔加拿大〕詹姆斯·豪斯顿著
马传运译

白色弓箭手..... (127)

〔美〕爱妮塔·菲葛尔斯著
朱伯璉译

住在隔壁的二十七只猫..... (152)

外国儿童文学之窗

叶君健 “海神”旅馆
——关于安徒生青少年时代的联想..... (166)

甘乐光子 日本的儿童文学研究工作..... (170)
曼生

一九八二年美国部分获奖儿童文学作品简介..... (164)

艾萨克·辛格谈儿童文学..... (165)

美 术

詹同 滚! (漫画)..... (117)

朱成梁 封面

高马得 水墨戏剧人物画..... 封二

施汉鼎 春回神州 (水印木刻)..... 封三

米勒〔法国〕 喂食 (油画·程大利文)..... 封底

虞建 本辑装帧设计



曹文轩

1

城里也有小院哩。

不过，小院的围墙可与奶奶家小院的围墙不一样。它是用一种很大、很结实的青砖垒成的。它很高很高，好象要把小院同整个世界隔绝开来。也不知是什么时候的围墙了，墙的底部是潮湿的，长着绿莹莹的青苔。一种叫“爬壁虎”的植物，真能耐，沿着笔直的高墙爬上去，几乎爬满了整个墙壁。想想吧，到了夏天，该是什么样呢？满墙的绿色，一片郁郁葱葱。围墙，古老的围墙！

进了院门，是一条用各种颜色的圆石子铺成的小路。一幢老式的小楼，青砖小瓦，屋檐翘起，犹如张开的翅膀。东西墙根长着稠密的竹子，跟奶奶家的长得一样青，一样高，只是稍微细了点，怕是因为院墙终日挡住了太阳的缘故。小路旁和屋檐下摆满大大小小的花盆，开着各种颜色的花，比蟒河边草丛里的花长得好看。有两个大花盆，都快赶上奶奶家的水缸那么大了。

家里可漂亮啦，亮堂堂的，满屋子放着光。长期住在昏暗茅屋里的奶奶和蓓蓓都感到有点刺眼睛。可不，奶奶进了屋门，不就用手遮在眉梢上好一会，才看清眼前是些什么东西吗？那一件叫什么呀？蓓蓓看了半天也弄不明白。到了晚上，蓓蓓才

知道，它居然能放电影，而且还是五颜六色的。在蟒河边打麦场上，蓓蓓也不止一次跟小黑哥哥在人群里看过电影呀，那有幕布、有两个大转盘的电影机呀。还有那个放在墙角的大箱子，简直有鬼，妈妈放进去两条鱼，一会儿工夫就冻得硬梆梆的。奶奶说：“就是数九寒冬，河里结冰，也得先刮三天西北风呢。”地上铺的红地毯，上面织着多好看的花纹。最初，奶奶和蓓蓓都不敢把脚踏上去。你不知道，奶奶买一件粗布衣服，都是翻来复去地想三天，才咬咬牙打定主意的呢……有好多好多东西，奶奶和蓓蓓从来都没见过。

活活泼泼的蓓蓓踏进这样一个新家，变得拘拘束束的。她简直不知道把手脚往哪里放才好，要站就站在那里，要坐就坐在那里，简直象奶奶家那块当板凳使的木头墩儿了。是啊，陌生的妈妈，陌生的外婆，陌生的房屋……一切都是陌生的。见到那宽阔的蓝色窗帘，荷花般的吊灯，小院里那辆乌亮的黑色小汽车，喝蟒河水长大的小姑娘，心里忐忑不安，眼睛里透出一丝惶惑，常常紧紧拉着和她一样拘束的奶奶，要不，就抱着那只从乡下带来的叫“短尾巴”的猫，呆呆地坐在椅子上。

在蟒河边，她少有的聪明、伶俐。可是，在这个新家里，她显得多笨呀！手脏了，妈妈让她拧开自来水龙头洗一洗。在乡下，手脏了，她总是跑到河边去，从没见过这个玩意。它也会流水？水从哪

来的呢？她一拧，压力很大的水哗哗喷射，水珠四下飞溅，吓得她缩起身子。奶奶赶紧过来。可是，她还不如蓓蓓呢，越拧水越猛，溅得满脸、满身是水。还是妈妈过来，才把它制服。妈妈一边抹着脸上的水珠儿，一边“咯咯咯”地笑……

蓓蓓还有一个从没见过面的小弟弟，叫佳佳，七岁。他是爸爸和妈妈从城市被赶走，在遥远的边疆大森林里生下的。他长得胖墩墩的，走起路来摇摇摆摆，活象一只鸭子。佳佳的鼻子真滑稽，翘得老高，仿佛在刚生下时被妈妈使劲捏着，往上提了一下。佳佳的嘴巴真甜，见奶奶喊奶奶，声音好大，简直跟喊口号差不多。他还在摇篮里的时候，妈妈动不动就向他说，他有个小姐姐，长得可好看，可聪明，可懂事了。如果他淘气不听话，妈妈就说：“你姐姐可不象你！”在他幼小的心灵里，他有一个多么好的姐姐呀！现在，原来只能凭他天真的想象来描画的姐姐，真的回来了，可把他乐坏了，象尾巴似的，整天跟着她，“姐姐姐姐”地叫着。真是个讨人喜欢的弟弟。

妈妈真好。每天早上，她给蓓蓓梳头扎小辫。吃饭时，总是不断地往蓓蓓的碗里夹好吃的。晚上，她一定要让蓓蓓睡在她怀里。夜里，她还要几次打开电灯，仔细地端详蓓蓓：红扑扑的脸蛋，多好看的眼睛、鼻子和嘴巴。有时，她想起死在边疆的蓓蓓她爸，便把蓓蓓紧紧地搂在怀里，泪珠一滴一滴地滚落到蓓蓓的脸上：“要是他也能见到蓓蓓——我们漂亮的小女儿，那该多好！”妈妈一会儿用脸贴着蓓蓓的脸，一会儿吻着蓓蓓的黑头发，一会儿又出神地望着她，眼一眨也不眨。妈妈常对着小女儿哭哭笑笑，傻了似的。“我要好好地打扮打扮我的女儿！”妈妈领着她，跑了好多好多服装店，给她挑选最好看最好看的衣服。蓓蓓可是爱美的小姑娘。在奶奶家时，衣服虽然破点，旧点，可她总是洗得干干净净，放在小枕头下压得板板的。一年四季，她的小辫梢上总是插着花儿，有奶奶采的，有小黑哥采的，还有自己采的。穿上妈妈买的花衣服，她站到明亮的镜子前照照，怪不好意思的。嘻，脸都红了。

妈妈对奶奶可亲热了。她给奶奶也买了好多好多衣服。一年到头穿着补丁衣服的奶奶，哪儿见过这么好的衣服呀，真有点舍不得穿。妈妈叫蓓蓓帮忙，硬给奶奶穿在身上。奶奶用手捏着袖口，看着

新衣，满脸的皱纹让幸福的笑容熨平了，眼睛里还闪着泪花。

外婆长得又矮又小，象奶奶家院子里那棵没长起来的黑枣树。那天晚上，蓓蓓和她走在大街上，在路灯下玩扑克牌的年青叔叔们，在她背后指指点点：“嘿，哪儿来的小老太婆？”可她是这个城市的市长！别看她那么矮小、瘦弱，精神却好极了。她总是一早坐小汽车出去，大街上灯光通明才回来。回到家也不安宁，一会儿电话，一会儿有人来找，门前老停着两三辆小汽车，客厅里的吊灯老是亮着。她说话声音老是很响亮，不停地打着有力的手势，坐在那个显得太大的沙发里，一刻儿也不安静。她好象永远也累不垮，打不倒。这使蓓蓓常常想到蟒河边那架风车。它不停地转呀，转呀，车出清亮亮的水，压根儿不知道疲劳。有时开会，外婆几天不回来，妈妈抱怨她：“你看，蓓蓓她奶奶来了，你却……”外婆便歉意地抓着奶奶的手说：“大姐，对不起呀，我也不能陪你。十几年的事情压在那里，象座山似的，我恨不能分出三头六臂来啊。”奶奶说：“咱村的老支书还忙得脚后跟不着地呢，别说你是个市长了。你忙去吧。”外婆又捧着蓓蓓的脸蛋说：“小蓓蓓，你也不会生外婆的气吧？”哪能呢？外婆每次出门，总是叮嘱妈妈：“把蓓蓓和她奶奶照顾好。带蓓蓓和她奶奶到公园去玩玩。”外婆即使忙得不可开交，也还挤出空来跟她和奶奶拉呱呢。外婆真随和。她跟奶奶聊家常，什么老母鸡一年下多少蛋啦，乡下大姑娘出嫁坐花轿啦，等等，什么都谈。外婆穿不惯皮鞋，可又因个子矮脚小，很难买到合适的布鞋，更买不到那种方口儿、一根带儿的大底布鞋，就只有几双旧的，捌换着穿。奶奶见了，熬了三个通宵，一针一线地做出一双布鞋来。外婆高兴极了，穿着它，挺直了腰，在屋里走了几转：“大姐，今天有宴会，还有大鼻子外国人，我就穿它！”奶奶乐得嘴笑瘪了。唉，两个老太太象一对分居了多年又住到一起的老姐妹。

可爱的佳佳，和蔼可亲的外婆，温柔热情的妈妈，使奶奶和蓓蓓心中的陌生和惶恐渐渐消失了，变得熟悉、随便起来。可是，这并不能让蓓蓓忘记蟒河边大伯家的小黑哥哥。他们一起跟着奶奶整整十年呀！夜里总是梦见他。梦见和他一起驾着小船到河上打鱼去。她荡桨，他撒网。河上笼着淡淡的雾，弄湿了她的头发和花衣服。梦见他钻进高高的

芦苇丛，捉来一只只闪亮的萤火虫，放到一朵南瓜花里，让她提着这盏灯，到打稻场上看水牛拖着石碾轧稻子。更常常梦见和他在蟒河边的草滩上，仰头听云雀叫。

蟒河边流传着一个美丽的童话：很久很久以前，有一只不知名的小鸟，当它的羽毛还没长丰满的时候，来了一场强大的风暴，吹毁了它的家。出去觅食的爸爸妈妈，不知被风暴卷到哪里去了，再也没有回来。这只干瘦的、不漂亮的小鸟，扑着无力的翅膀，飞呀飞呀，一边呼唤着爸爸妈妈。它终于飞不动了，落在了蟒河边。它渴极了，低头喝着凉丝丝、甜津津的蟒河水。当它抬起头来时，突然发现自己变了，多漂亮呀！它吃惊地叫了一声，又发现自己的声音也变了，是那么清脆，象一串水珠从十几丈高的地方滴进一口深潭里。它扑了扑翅膀，觉得翅膀有劲了，毫不费力就能高高地飞上天去。世界上所有的鸟都不能飞得象它那么高。它们都羡慕它，为它感到骄傲。懂事的小鸟，没有忘记有情的蟒河，整天飞在蟒河的上空，用它那好听的歌喉不知疲倦地唱着，歌声撒向蟒河两岸的田野和村庄，给那些辛勤劳作的人们带来了欢乐，他们的生活仿佛因为这只小鸟的歌声而变得新鲜、光明、迷人了。

她又梦见了哥哥和小鸟……

那高远的天空下，有一只小小的云雀，在雪白柔软的云朵里一窜一窜地飞翔着，清脆地鸣啭着，声音仿佛被碧清的蟒河水洗过了一般，又纯净，又明亮。随着它的一声声鸣叫，天显得更高了，地显得更广了，绿色的树叶好象更油亮了，连空气都显得清爽，不带一丝灰尘。它在草场的上空飞着。有时从云朵里俯冲下来，有时又迎着从云缝里射下的无数道金色的光线，笔直地向天空窜去，最后只能看见一个小黑点。

她坐在哥哥身边，张着嘴巴，两只眼睛紧紧地盯着云雀。

“短尾巴”知道个啥呀，也后腿蹲在地上，撑



着前腿，仰着毛茸茸的脸看着，竖着耳朵听着。

“哥哥，云雀为什么飞得那么高呢？”蓓蓓问。

“它飞得高，是要让它的叫声传到很远很远的地方。”

“云雀真好！”

云雀向云里钻呀钻呀，一直飞得无影无踪。可是，它的叫声却透过洁白的云朵，一阵一阵地传到草地上。

不知什么时候，蓓蓓觉得她自己也变成了一只云雀，一下子飞到老高老高的空中。她低头一看，哥哥不见了。她慌了，从空中笔直地落下——她又变成了蓓蓓。她高兴极了，抱着哥哥的胳膊叫着：“哥哥，哥哥！……”

妈妈大吃一惊，顺手按亮床头灯，只见蓓蓓站在地上，用手拖着竖在那里的沉重的落地台灯，两眼闪着泪光。“蓓蓓！”妈妈下床拉住了她的胳膊：“你怎么啦？”

蓓蓓用手揉了揉眼睛，只见自己站在地毯上，跟前是黑亮亮的钢琴和蹲在窗台上的“短尾巴”……她抿着嘴，羞涩地笑了。

她又睡到床上。

“蓓蓓，告诉妈，怎么啦？”

蓓蓓不说话……

就在蓓蓓深深地想念蟒河和小黑哥哥的时候，奶奶又向外婆和妈妈提出，说她要走了，要回蟒河去。

妈妈不答应。

奶奶说：“我住了不少天啦，该玩的地方都玩啦，该走啦。”

妈妈的眼眶红了：“莫不是因为蓓蓓她爸……”妈妈流泪了。

奶奶再不敢提回蟒河的事了。这样又过了好长一段日子，奶奶到底又呆不住了。她只有一个理由：城里住不惯。

妈妈不好再留她了。

这几天，奶奶经常默默不语。而一双慈爱的眼睛，老是看着蓓蓓。有时，她把蓓蓓拉进怀里，用那双骨节分明的手不停地在她的头发上、脸上抚摩着。

这天，妈妈说，全家人跟奶奶一起照张相吧。外婆表示赞同。但当妈妈按动相机的自动快门跑回来坐在奶奶身旁时，蓓蓓突然跑开了。相机“咔嚓”一声响了，却没有蓓蓓。蓓蓓知道，照相是为了跟奶奶告别呢。

“又怎么啦，蓓蓓？”妈妈到现在也没摸着女儿的脾气。

“我不让奶奶走！”蓓蓓大声说。

妈妈说：“傻孩子，奶奶总不能陪你一辈子呀。”

“那……那我就跟奶奶一起走！”蓓蓓执拗

地说。

妈妈不吭声了。过了好长时间，她走到外婆和奶奶这边，嘀嘀咕咕地说了几句，然后又走到蓓蓓面前：“蓓蓓，让奶奶不走还不行吗？”

蓓蓓眼睛亮闪闪地望着妈妈：“真的？”

妈妈点点头。

“姐姐，”照完相，佳佳把“短尾巴”丢在地上，踮起脚尖，把嘴靠在蓓蓓的耳朵边向她告密：“姐姐，我听见她们说啦，奶奶还是要走的，悄悄地走，不让你知道！”

蓓蓓愣住了。

“姐姐，我……我有办法！”佳佳就喜欢吹老牛。

“你……”

“我把奶奶锁起来！”瞧瞧，佳佳出了个多不赖的主意，谁知马上被蓓蓓否决了：“不！那要把奶奶闷坏的。”

“那……那……”佳佳显得比姐姐还焦急。

蓓蓓说：“佳佳，你帮我看着奶奶，好吗？”

当然！那还用说吗？佳佳回答：“姐姐，我把眼睛瞪得大大的，从早到晚盯着。”

佳佳说话从来就是算数的。奶奶走到哪儿，他就跟到哪儿。奶奶中午睡觉，他站在门口守着，手里还握支妈妈刚买的带刺刀的长枪呢。

外婆见了：“我说小佳佳，你把奶奶当囚犯啦，啊？”

“谁让奶奶要逃跑的呢？”

佳佳一发现什么异常情况，就立即报告蓓蓓：“姐姐，奶奶在收拾包包。”“奶奶坐在床上发呆呢。”“奶奶哭鼻子啦。”……蓓蓓惊慌了：奶奶就要走了吗？她一步不敢离开奶奶了。吃完晚饭，看完电视，蓓蓓提出要和奶奶在一个房间过夜。妈妈说：“奶奶睡的是单人床，两人嫌挤。”蓓蓓一直等奶奶睡好，她才睡到妈妈的大床上。“奶奶哭鼻子啦。”佳佳的话粘在她的耳朵眼里。熄了灯，她的眼睛还骨碌骨碌的。

深夜，妈妈伸出胳膊，要把蓓蓓往身边拉一拉，可用手一摸，被窝是空的。她按亮灯，屋里并没有蓓蓓。她吃惊地叫起来：“蓓蓓！”没有回答。

“蓓蓓——！”妈妈趿拉着鞋子就朝外屋跑。外婆也被惊动了，穿着睡衣出来：“怎么啦？”

“蓓蓓不见了！”妈妈紧张得哆嗦起来。两人穿过客厅，来到奶奶睡的那小房前，外婆拉亮了电灯，定睛一看，只见蓓蓓裹条毯子，用胳膊当枕头，安静地睡在奶奶房间门口的地板上。“短尾巴”懒洋洋地趴在她的身旁，见了灯，张着大嘴伸懒腰。

“这孩子！”妈妈把她抱回床上，嗔怪地说：“离开了她奶奶就不行。”

外婆说：“这许多年，她是怎样把蓓蓓拉扯大的，这里头的困苦和艰难，我们是难以想象的，只有蓓蓓最清楚。”她回想着说，“记得那年，我们全家处在非常困难的境地，她从乡下来接蓓蓓的时候，还满头黑发。而今，她已白发苍苍了。这一头白发，有多少是为了蓓蓓而染白的呀！你说，孩子能舍得离开她吗？”

“那怎么办呢？”妈妈真着急。

外婆给蓓蓓拉了拉毛毯：“这样吧，明天，我再跟她说，让她留下。”

妈妈的眼睛里闪起兴奋的亮光：“能留下就太好了。乡下李妈（他们家早先的保姆）来信，说她身体有病，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好起来再回到这里。你经常外出开会，我又要经常演出，有时还要到外省市去。这门户，这烧呀煮的、洗呀涮的，还有两个孩子，也需要有个老人呀。”

外婆说：“让她照应照应孩子，是可以的。留下她，主要是让她在这里好好休息休息。这些年，她太苦了。不过，也不能太强求她，熟地难离呀。再说，那边，她还有儿孙。”她又顺便交代了一句：“如果李妈一时回不来，就临时找个人帮帮忙。”

第二天，外婆来到奶奶的房间，在她对面的椅子上坐下，笑着说：“大姐呀，我想跟你商量件事……”

蓓蓓抱着奶奶的胳膊，听着两个老人的谈话，不时地用恳求的目光望着奶奶：

留下吧，奶奶！

2

当年，妈妈跟着爸爸到乡下看望过奶奶。爸爸要带奶奶进城住些日子。奶奶推脱说，她不愿出远门。爸爸说：“我在大学读书时，您就说过一辈子

也没进过城，想进城玩玩呀。”奶奶摇摇头：“现在老啦，不想动身。”

奶奶的心思，爸爸没看出。

当奶奶知道妈妈家是个很大很大的干部（据鸭爷爷讲，比村里的支书大好多倍！）她心里惶惶的。她一字不识，种了一辈子地，现在，除了两间茅屋，要啥没啥。就她，到这样的人家，能住得下去吗？听村里人议论这样的人家怎样怎样，她就越发惶恐，不想进城了。门槛高呀！她想得出自己进了这样的家门，会怎么发怵，怎样缩手缩脚。

可是爸爸还是一个劲地劝她进城。奶奶勉强答应了。然而，临走那一天，她又改变了主意：“日子长着哩，以后再去吧。”

过了两年，奶奶真的来了。这回，谁也没请她，是她自己一个人摸来的。那是在文化大革命中。那时候，真是叫人不明白，有些人简直疯了，打人，砸东西，抢劫，还扯着嗓子喊打倒你打倒他的，那样子，恨不得把世界捣个“稀巴烂”。许多人遭殃了。外婆家被抄家，住到一间木板房里。在这个家庭遭到灾难的时候，奶奶挎着一篮白薯，一瓦罐鸡蛋，来看望外婆一家人，不能不使外婆很感动。她紧紧抓着奶奶的手，眼眶潮湿了。奶奶对外婆说：“城里不好呆，跟我到乡下去。”外婆不知说什么好，只是不住地抖动着奶奶的手。当时，外婆家日子过得可苦了，爸爸劝奶奶回去，奶奶却不肯：“让我留下带蓓蓓吧。”直到外公、外婆被关押起来，爸爸和妈妈要被遣送到遥远的边疆去，奶奶才含着泪，抱着一岁多的蓓蓓离开了城市。

奶奶带着蓓蓓，天天指着镜框里的爸爸和妈妈的像片，等呀等呀，终于等到了这一天：外婆放出来了，妈妈也回来了。可是，外公经不起折磨，死在了“牛棚”里。爸爸上山伐木，被木头砸死，也永远留在那遥远的地方了。妈妈更想念蓓蓓，立即来到蟒河边，接蓓蓓和奶奶一道进城。她又象当年一样犹豫了。然而，蓓蓓死活不肯离开她。懂事的小黑哥又催她，她只好陪着小孙女进城来了。

外婆、妈妈待奶奶真好，她说不出一个“不”字。可是，时间长了，她心里总是不踏实，觉得在这样的家庭里久住下去不是个事。她渐渐感到不自在，想回蟒河去。再说，蓓蓓她爸爸……她呆在这里，算什么呢？

然而，她又舍不得离开蓓蓓。她爱孙女，超过

爱孙子们。蓓蓓是她一口饭一口水喂大的呀！十个年头，多少个夜晚，小孙女没有一夜离开过她的怀抱。想到她爸爸不在了，她就越发舍不得离去。

“还是走！”当她下了狠心，一定要走的时候，外婆又亲自劝她来了。她亲热地说：“大姐，你就留下跟我作个伴吧。你想过吗？你离得开蓓蓓吗？”

奶奶在这里时间不长，但她看出来，外婆可是个和大合小的人。当那么大个官，没一点点架子。乡下有的生产队长，芝麻大个官，还摆摆架子哩。她跟她唠叨了半天，那意思很清楚：希望她留下。她还能说些什么呢？

外婆想得很周到：“实在想乡下的孙子了，就回去走走，或者把蓓蓓她小哥哥带进城住段时间。”

奶奶说不清为什么，流下泪来。

外婆安慰她：“这有什么呢？蓓蓓她爸爸虽然不在了，可她妈妈还是你的媳妇，佳佳蓓蓓还是你的孙子、孙女嘛。”

奶奶紧紧抓着外婆的手，不住地颤抖着：“妹子……”

奶奶留下了。

太阳一天比一天暖和，雪一点一点地化成水，土地黑黑的，潮湿而又松软。到了中午，太阳更有劲，地上到处冒着淡淡的水汽。马路边的柳枝上，冒出毛茸茸的叶芽儿。公园里的桃树，树干儿泛起红黑色的亮光。小院里，几丛迎春花热热闹闹地开了，一串一串，象金色的花鞭。那片竹子，变得更青，青得可爱，叫人恨不得伸出舌头尖儿，去舔舔那叶子。

冬天走了，春天轻轻地、轻轻地来了。学校开学啦，蓓蓓和佳佳得上学读书啦。

学校离小院并不算很远，可是，妈妈还是打电话，让给外婆开车的叔叔把小轿车开来了。妈妈毫无理由地觉得，今天应当用小轿车送蓓蓓和佳佳上学。担心外婆不同意，她还瞒住了外婆。

小轿车开到了小学校里，立即引起了这所普通小学校的震动。

在蓓蓓家那堵高高的院墙后面，是一个连一个的大杂院。解放前，这里住着的全是这个城市的穷苦人家，车夫啦，小贩啦，磨剪子铲菜刀的啦。现

在呢，住着小学教师、理发馆的师傅、托儿所的阿姨、卖油饼的、澡堂修脚的，还有拿大扫帚扫马路的。小学校的学生差不多都是大杂院里的。这所只有几幢平房的小学校，什么时候有过小轿车光临呀！孩子们一个个都是自己走着来的。

所有教室的门都打开了，孩子们都拥出教室，朝那辆瓦亮瓦亮的不速之客观望着，指点着。

老师们不知道谁来了，也赶紧走出办公室，站到走廊里，朝小轿车望着。

车门开了，他们下了车。妈妈撩了撩头发，一手拉着一个，笑吟吟地朝办公室走来。

蓓蓓不知怎么突然想起她在蟒河边上学的第一天。那时，她七岁，是奶奶拉着她的手送她上学的。她肩上挎着书包。那是奶奶用一块蓝花布给她一针一线地缝制的。里边装着两个本子。其中一本，还是小黑哥哥捡来的几十张香烟纸订成的。大伯用碎木板给她拼了个铅笔盒。小黑哥扛着一张小板凳跟在她和奶奶后边。上学了，念书了，她真高兴，又蹦又跳的！

今天，是小轿车送她上学校，是妈妈拉着她的手。肩上也挎着书包，可那不是布的，是妈妈花好几块钱买的皮书包。它有两道金色的拉链，好几个口袋。里面有好多本子。大铅笔盒自己会自动关上。里面有好多支花铅笔，支支带橡皮儿，还有两支好漂亮的钢笔哩。可她并不那么十分高兴，一直把头低着。这，除了因为她是在农村长大的，见生人害臊以外，还因为她好象丢了什么似的。噢，身后没有她的小黑哥哥。还有……对了，没有蟒河边那群孩子。那天上学，还没等奶奶拉着她走到办公室，就有好多孩子跑过来，把她拉跑了，“蓓蓓，跟我合用一张桌子！”“蓓蓓，我们坐一条板凳，好吗？”……今天呢？谁也不来拉她的手了，也没有人呼唤她。他们干吗都远远地站着看她呀？没有一张笑脸儿。那一双双眼睛里，含着什么呢？

佳佳上一年级。小家伙从这一双双眼睛里只看出一点：羡慕。他挺着小胸脯，快乐地走到妈妈身边，脚踢得高高的。

妈妈被校长和老师们让进了办公室。孩子们又拥到了办公室门口，望着这三个受到特殊接待的人。

蓓蓓一直低着头。

佳佳倚在妈妈的身上，晃动着脑袋，看着门外的孩子。

妈妈把蓓蓓和佳佳交给校长，跟校长握握手，坐进小汽车里。她把手伸出来摇了摇，老师们也都不自然地举起手来摇了摇。

车带着妈妈走了，留下了蓓蓓和佳佳，并无声地给老师和孩子们留下一个印象：蓓蓓和佳佳不是一般人家的孩子！

一年级班主任在排学生座位的时候，让佳佳挑选同桌的伙伴，佳佳挑选了那个鼻梁上架着小眼镜的毛毛，因为他有一只小乌龟。

蓓蓓继续读五年级。她的同学们，都是些小大人了。他们已懂得人世间好多好多事了。那辆小轿车似乎永远停在他们的心里。他们觉得蓓蓓离他们很远很远，好象永远也碰不到一块儿。他们在一旁看着她，目光里除了羡慕，还有疏远、困惑，甚至带有几分戒备。还有小心眼的孩子，不知怎么的，心里觉得自己渺小得象只小蚂蚁，无缘无故地生蓓蓓的气，故意冷淡她这个家住老围墙那边的孩子。

蓓蓓一天到晚低着头。她真想念蟒河边上的小学校。

过了好多好多日子，孩子们才与她渐渐亲近起来。他们发现，原来呀，蓓蓓和他们都一样。蓓蓓一点儿也不傲气，甚至太老实了。每天放学时，总是闷声不响地把教室的地扫得干干净净，站在凳子上，把黑板擦得黑亮亮的。上体育课时，老师端来了两大筐球，她背着小手站在一旁，等所有的孩子都挑完了，才从筐里抱起一个补了橡皮的破球。可她照样高高兴兴，玩得脸蛋红扑扑的。跟她合用一张课桌的是男孩高小雨。他的两只胳膊特别长，一垂手，都快到膝盖了。孩子们都叫他“长臂猿”。他做作业的时候，一弯胳膊，好，占去大半个桌面。蓓蓓呢，只好往边上挪挪，最后只剩一个角落了。老师看见了，皱皱眉头：“高小雨，你看看，你把蓓蓓挤到什么地方去了！”高小雨连忙缩回胳膊。蓓蓓却羞答答地说：“老师，我的地方够了。”高小雨常常因为那副长胳膊闯祸。一次写大字，蓓蓓刚把墨汁瓶盖拧开，他撕一张写坏了的纸，稍一用力，胳膊肘把墨汁瓶撞翻了，把蓓蓓一件刚穿的新衣服洒得斑斑点点。他连忙用手去擦，越擦越黑。他慌了，竟然撩起蓓蓓的衣服，用舌头去舔，结果弄得满嘴黑乎乎的。蓓蓓“噗哧”一声笑了，忙跑到教室外自来水旁，脱下衣服搓洗干净，晾在小树上。回来后，望着满头大汗的高小雨，她笑咪咪地

连声说“不要紧”。孩子们都放下笔，一齐看着她，眼睛里流转着热情、亲密、钦佩和感动，仿佛一下子熟悉了。

渐渐地，蓓蓓好象又回到了蟒河边。她终于变得活泼起来。她给孩子们讲蟒河，讲云雀，讲爬大树掏鹁鸽蛋。她特别喜欢讲她的小黑哥哥，说小黑哥哥是天下最能干、也是最好的哥哥。还给孩子们唱土味儿浓浓的乡间小调。她跟这些新结识的伙伴，什么话都说啦。她嫌小院里太安静，每天放晚学，总是带着佳佳到大杂院去玩，或者跟高小雨他们一起做作业。天黑了，听见大墙那边奶奶叫了，才拉着佳佳的手回家。

3

奶奶没让妈妈找保姆：“不就这么点活？还用得着雇个人？”她按一个乡下种田人的心理，说：“每月多少还省点钱。”

妈妈笑了。妈妈还在乎这一点钱吗？以往有时候，还曾雇用过两个保姆呢。“还是找个人好。”

奶奶说：“我可闲不住。”

外婆早先在农村生活过几十年，她知道一个忙惯了的乡下人，一旦让她歇下手脚，便会觉得心里空落落的，于是对妈妈说：“那好吧，有事大家都动手。再说，你只喜欢那李妈。李妈身体好了，你突然回了新找的人，那也不好。”

找保姆的事，就这样搁下了。

妈妈把整个家都交给了奶奶：“我忙，蓓蓓她外婆更忙，你就管吧。”

奶奶真是忙惯了，总要找点活干。她擦呀洗呀，桌上没有一星儿灰尘，玻璃窗老是那么明净净的。有两只麻雀都没看出窗上有玻璃，一头撞过来，撞昏在窗台上。佳佳的衣服稍微脏了点，她就逼着他脱下。有时，淘气的佳佳一天要换三回衣服。清晨，她还照乡下的习惯，老早就起来收拾屋子，烧早饭。等把两个孩子打发上了学校，她把门锁好，挎上竹篮子到菜场排队买菜去。她还在小院里开出一片菜地，种了好多菜。

这天，妈妈的好朋友罗阿姨说要来看看她们。自从妈妈搬来这儿，她还没来过。

罗阿姨的父母亲跟外婆是老同学，老朋友，还是外婆的老上级。妈妈和罗阿姨是一起长大的。外

婆和外公在国外工作那些年，妈妈就生活在罗阿姨家。她们两人好得用手掰都掰不开。别看妈妈在别人面前总是显得很傲气，可是对罗阿姨，却佩服得几乎到了崇拜的地步。因为，罗阿姨在这座城市，是个有点名气的歌唱演员。她的照片上过画报，她几次出国演出，还得过什么奖呢。加上她大妈妈几岁，又有主意，因此，在妈妈面前，她说话很有影响。妈妈自觉不自觉地听从她的，并仿效她的行动。用外婆的话说，罗阿姨感冒了，妈妈就会打喷嚏。

罗阿姨坐着小汽车来了，还带来一个跟佳佳差不多大的男孩晶晶。罗阿姨穿着一件雪白的高脖领毛衣，胸脯挺得高高的，细长的手上带着一副雪白的手套，提着一只巴掌大的小包儿，挺精致。

妈妈连忙迎出来，见了她的打扮，不禁叫道：“哎哟！”

罗阿姨象上台唱歌那样做了个姿势：“怎么样？”

妈妈说：“挺高雅的。”

罗阿姨挺得意：“过几天，要到法国去。”

“是吗？”妈妈的眼睛里，闪动着羡慕的目光。

她们一人拉着晶晶一只手上楼了。罗阿姨的高跟鞋踩得楼梯笃笃响。

“短尾巴”见到陌生人，缩着身子蹲在窗台上，胆怯地看着。

“这猫……”罗阿姨摇摇头，“怎么养这么一只难看的猫！”

“是我们女儿的宝贝。”妈妈拉着她的手，笑着说把她迎到客厅里。

罗阿姨打量了一下房子说：“比你们家原先住的房子要好。”

妈妈说：“原先那房子成了街道医院了。一落实政策，就让我们住到这里来了。据说，解放前，这房子是个官老爷的住宅。解放前夕，跑了。”

“还是老房子好，结实，古雅，要是再好好装点一下，那就更好了。”

“算了罢！我妈本就嫌这房子太特殊，不愿进来住呢，哪里还让人装饰。”

“小老太太总是那样。现在有几个象她的。……孩子呢？”

“蓓蓓！佳佳！”妈妈喊着。

蓓蓓和佳佳闻声，来到客厅里。妈妈说：“叫阿姨。”

“阿姨！”佳佳总是那样大声喊，也不怕把别人吓着。

“阿姨。”蓓蓓是个腼腆的小姑娘，声音细细的，低低的。

罗阿姨对自己的男孩说：“晶晶，和佳佳玩去。”然后笑着打量着蓓蓓：“嗯，大眼睛，高鼻梁，小嘴真好看，挺美的呀！就是黑了点，还有点象农村小姑娘。”

妈妈笑笑。

“别让她出去晒太阳，再捂段时间，保证白嫩嫩的，象笋芽儿。”罗阿姨说。

妈妈依旧笑笑。

罗阿姨又走过来，用白得简直透明的手，轻轻捏住蓓蓓的手看了看，对妈妈说：“手指挺长的，还不赶快教她学钢琴？现在社会上有教养的姑娘太少了。”

妈妈说：“是啊。可惜，就是迟了点。”

“要是她在农村再呆几年，又推磨，又割草，真的把手变成乡下姑娘的手，那你就是哭也没办法了。现在还来得及。你呀，十年没对孩子承担一个母亲的义务了。现在孩子回来，也该补偿补偿了。好好训练，给她点压力。以后走出去，也象个我们这种家庭的孩子。”

罗阿姨和妈妈说着话。蓓蓓在一旁傻愣愣地看着罗阿姨的装束和打扮：裤管儿真细，细得象两根站着的铅笔。那么紧地绷在屁股上，舒服吗？眉毛怎么那么细呀，简直象铅笔画的两道黑线。眼镜可真大！头发打着卷儿，象小黑哥哥养的那只绵羊身上的毛似的。鞋跟也真奇怪，干吗垫得那么高，就不怕扭了脚吗？

正准备端茶进来的奶奶，没见过这样的洋人儿，觉得挺新鲜，也站在门口呆呆地看着。

罗阿姨突然发现了门口的奶奶，可是奶奶还在那儿出神。罗阿姨被看得有点不舒服，挑了挑眉头，坐到沙发里。

妈妈转过身：“茶来了。”

奶奶一惊，托着茶盘的手抖动了一下，杯子里的茶溢出来了。她把茶盘放在桌上，小心谨慎地，一手端着一只茶杯，朝茶几走过来。挂在茶杯上的水珠，一滴一滴地落在地毯上。

罗阿姨默默地看着。当奶奶把茶水放到茶几上时，她不在意地点点头，算是谢意。

奶奶和气地笑着，端着茶盘又走了，蓓蓓立即跟了出去，到了厨房里，抱着奶奶的胳膊“咯咯咯”地笑。

“疯丫头！”

“奶奶，阿姨……嘴唇上干吗也涂红墨水呀？”蓓蓓想起自己在奶奶家过年，奶奶总给她嘴巴上涂点红颜色时，笑得更凶，“她是大人呀！”

奶奶也憋不住笑了。

客厅里，罗阿姨望着地毯上几滴水痕：“你真傻，怎么不雇个年轻些、手脚利落些的保姆？找这么个笨手笨脚的乡下老太婆。”

妈妈脸微微一红：“不，她是蓓蓓的奶奶。”

“奶奶？”罗阿姨睁大了眼睛。

妈妈尴尬地点点头。

罗阿姨也有点不好意思了，客厅里出现了一阵沉默。后来，还是罗阿姨打破了沉闷的气氛：“两个孩子就在后面那所小学校上学？”

“老太太的主意。”

“哎，你妈真是！让两个孩子整天跟大杂院的孩子泡在一起，有啥好处？那些孩子走出来，一个个黑乎乎的，煤球儿一般，别的没本事，骂起人，十个也顶不过他们一个。”

“那怎么办呀？”妈妈经罗阿姨一说，心里也有点急了。

“到市委机关小学嘛。在那里上学的孩子，都是有教养的。”

“开学都快两个月了。”

“插班嘛。你打定主意，如果孩子转学，我去找人说说。”

妈妈想了想说：“老太太过两天到北京开会去，趁这空儿把事办了。”

“行。小老太太回来，也只能干瞪眼了。”罗阿姨笑起来。快四十的人了，笑声仍象银铃似的。

妈妈也挺高兴。

外婆进来了：“谁在笑哪？”

罗阿姨一掉头：“哎哟，外婆。”她连忙站起来。

外婆从上到下地打量着她。

罗阿姨一点也不感到害臊，摇晃着细长柔软的身子：“您看什么哪？难道要我象您，老穿一双方

口布鞋？”

“我不穿方口布鞋，也穿一双你这样的高跟鞋？好倒是好，我这矮个儿能变高了。高个，多威风！可我还怎么走路？别说摔断骨头，就说这模样儿，还不象小丑踩高跷似的。”

三人都笑了。

谈了片刻，奶奶来了，用手在围裙上擦着：“吃饭吧。”

大家来到餐室。妈妈对蓓蓓说：“去叫佳佳和晶晶。”

过了一会，蓓蓓回来报告：“他们打架了。”刚说完，晶晶歪着脖子跑来了，双手叉在腰间。

“叫外婆。”

这有“教养”的孩子偏不给妈妈做脸。他歪头看了一眼矮个儿外婆，眼皮一耷拉：“我不认识。”

“你……”罗阿姨气得真想扇他一记耳光，“怎么这样没礼貌？！”

妈妈连忙解围说：“吃饭吧。”

晶晶毫不客气地爬到椅子上，顺手抓了一块牛肉扔到嘴里，嚼了两下，连忙吐到桌上：“咸死啦，咸死啦！”这孩子一天到晚吃零食，肚子也不饿，见桌上没有他喜欢吃的东西，又从椅子上爬下来，嚷嚷着：“我不吃！妈，回家吧！”

罗阿姨绷着脸。

晶晶才不在乎呢，声音响得炸耳朵：“我要回家！我要回家！”他见佳佳出来了，一嗤鼻子，用手把帽沿往旁边一扯，摇晃着小脑袋：“我是司令！”

佳佳今天碰上这个晶晶，可算倒霉透顶。晶晶一闯入他的房间，就乱抓乱扔，并且爬到他的床上，指挥他干这干那，还骂他“笨猪”和“狗熊”。佳佳在学校里，是受到特殊待遇的，老师还常常让他三分。在家里，也是个宝贝蛋儿，他才不愿受晶晶支使。娇惯得没点样子的晶晶，可有脾气了。“我是司令！”他叫着，在床上走来走去，并把枕头踢到地上。佳佳鼻子气歪了，回他一个“我是司令”，爬上床，把他推了下去。晶晶从地上爬起来，冲上去又把佳佳从床上拉下来。两人互相扭住了，“我是司令！”“我是司令！”蓓蓓来了，好不容易才把他们拉开。

外婆拍拍晶晶的头：“小家伙，干吗偏要当司令呢？”

晶晶生气地把外婆的手甩开了，缩着脖子，叉

开双腿，一副盛气凌人的模样儿。

蓓蓓厌烦地看着他。

罗阿姨说：“别理他，吃饭吧。”她走到餐桌前。可是当见到桌上的菜颜色不鲜亮，也没什么新花样，再看看满脸刻着皱纹、一双手爬满青筋的奶奶，便扶着椅背犹豫了一下：

“晶晶，你吃不吃？”

“不吃！破菜！”晶晶说，“我要回去！”

罗阿姨笑着向外婆和妈妈说：“他闹得厉害，我……我和他回去吧。”

妈妈连忙说：“你看，饭都准备好了，干吗走呀！”

罗阿姨说：“我也不饿，你们吃吧。”说着走向晶晶，没好气地推了一下他的后脑勺。晶晶跳到一旁：“你干吗打人？谁动手谁小狗！”

罗阿姨脸都气白了，憋不住真的在他屁股上拍了一巴掌。

晶晶故意大叫：“打人呀！打人呀！”

罗阿姨抓住他的胳膊就往门外拖。妈妈从客厅里拿来罗阿姨的包，赶紧追了出去。

外婆不吭声。

奶奶的手不断地在围裙上搓擦着，喃喃地说：“吃了饭再走啊……这孩子……”

晶晶挨了打，佳佳挺得意。

蓓蓓一点儿都不可怜那个晶晶，心里觉得挺痛快。

妈妈送走罗阿姨回来了，叹了一口气：“都站着干吗？吃饭吧。”

一家人坐了下来。佳佳夹了一块鸡肉，嚼了嚼，又扔回碗里，溅了一桌子汤，跟晶晶一样叫起来：“不好吃，我不吃！”

“佳佳！”妈妈瞪了佳佳一眼，“你也想挨揍吗？”

佳佳嘟噜着嘴，一双筷子在菜盘里乱翻腾。

奶奶的手依旧在围裙上擦着：“你看我，乡下人口重，总改不过来。”

外婆夹了一块鸡肉，冲着佳佳咬了一大口，象小孩似的嚼巴嚼巴：“不是挺好吃吗？”又咬了一大口，“香极了！”

蓓蓓也赶紧夹了一块，点点头：“奶奶，真好吃。”

奶奶用手抚了抚银白的头发，宽慰地笑了。

妈妈夹了一块鱼尝了尝：“奶奶，你又没放酒。”

“放了呀。”奶奶说。

“是吗？那为什么有腥气味呢？”妈妈又尝了尝。

“莫不是我放少了，我舍不得倒那么多酒下锅。”奶奶说。

“哎，一斤酒才几个钱。”妈妈笑了笑，放下鱼块，又把筷子伸进那盘牛肉里蘸了点卤放在舌头上尝了尝，笑了：“奶奶，您又没把酱油瓶把稳吧？”

“你看我，总是学不会烧菜。乡下烧菜，切巴切巴、煮巴煮巴地弄惯了。”

妈妈又尝了几个菜，搁下筷子，喝了几口汤，就不吃了。

奶奶连忙说：“蓓蓓她妈，菜烧得不合口？要不，我给你到锅上重烧点。”

妈妈说：“奶奶，不是不好吃，我今天……不想吃油腻的。您别管我，快吃吧。佳佳，快吃！”

佳佳把筷子一扔：“我不吃！”

奶奶连忙往厨房去，被妈妈拉住了：“奶奶，别理他。”转过身来，冲着佳佳，“不许你挑剔。”

佳佳不服气，朝妈妈扑闪着大眼睛，仿佛在说：“你呢？”

奶奶呆站着。

妈妈说：“饭菜快凉了，您吃吧。”把奶奶扶到椅子上。

奶奶歉意地端起饭碗：“我怎么就烧不出可口的菜来呢！”

外婆往她碗里夹了一筷子菜：“大姐，手艺很不错嘛！我呀，还不如你呢。以后我有空，跟你一道下厨房。”

蓓蓓夹起一筷子菜：“奶奶，您看！”全都扔到嘴里。她一边吃一边摇晃着头：“奶奶，真好吃！”她低头扒了两口饭，又夹起一大筷菜来。

奶奶出神地望着她。

蓓蓓停住了筷子，眨巴着眼睛。

“死丫头，你让奶奶想起你那回喝菜粥的模样了。”奶奶转过身子，对外婆说，“这丫头，有天放晚学回来，离家大老远就嚷着肚子饿了。我端来一瓦盆粥，等我到厨房拿咸菜转身回来，她抱着个瓦盆，把粥都喝光了，我真担心她把肚子喝崩了。”

“奶奶叫我别把瓦盆吃了。”

妈妈禁不住笑了，但心里有点酸溜溜的。十年乡下生活，孩子够苦的了，亏得她奶奶。

外婆用筷子点点菜：“蓓蓓，拿出喝菜粥的劲头，吃！”

蓓蓓点点头，往奶奶碗里舀了些菜，又大口大口地吃起来，一边吃一边快乐地望着奶奶，还偷看了妈妈和佳佳一眼，调皮而害羞地放松了一眼裤带。

奶奶憋不住“噗哧”笑出声：“死丫头！”

吃完饭，蓓蓓正要收拾碗，妈妈说：“蓓蓓，你和佳佳都去洗洗脸，洗洗脚，该学习啦。”

奶奶说：“去吧，我来洗。”

外婆卷起袖子：“不，大姐，你累了一天啦，歇着吧，我来。”

“哪能让你再累呢？”奶奶连忙说。

“那为什么呀？”外婆围起大围裙，抱着一擦碗，象个炊事员似地吆喝着：“来了——！”到厨房去了。

妈妈“咯咯咯”地笑起来，赶紧追到厨房：“妈，你也累了一天啦，歇着吧，我来。”她把外婆强推出厨房。

一直蹲在窗台上的“短尾巴”，这时“咪呜咪呜”地叫起来。

外婆说：“啊，还没给我们的猫先生开饭呢。”

妈妈端着一盘剩菜剩饭出来了，厌恶地看了一眼“短尾巴”：“这猫，真丑。”她把盘子放在窗台上，“丑八怪，吃吧！”

“短尾巴”向后退了退，眼睛圆溜溜地看着妈妈，却不吃。

蓓蓓过来，亲热地拍了拍它的脑袋：“肚子饿啦，快吃吧。”

“短尾巴”温顺地用舌头舔了舔蓓蓓的手背，这才跑到盘子跟前，“叭嗒叭嗒”地吃起来。

妈妈说：“这猫土里土气的，还是个半截尾巴，我不喜欢它。蓓蓓，我看送给外面大杂院的孩子算啦。”

蓓蓓不说话。

奶奶说：“等暑假蓓蓓回蟒河去，带给她小黑哥哥吧。”

蓓蓓抱着“短尾巴”，一声不吭，到后面花园里去了。月光下，她用小手一遍一遍地抚摩着它那

柔软的毛。

妈妈呀，你可知道蓓蓓跟“短尾巴”的情谊吗？

4

没出三天，佳佳就转学了。蓓蓓因为市委机关小学五年级满额，没有一同转去。但学校不敢怠慢，答应立即想办法安排位置，让蓓蓓稍等一段时间。

市委机关小学离家较远，妈妈就请给外婆开车的驾驶员叔叔开车接送佳佳。说等他外婆回来了，就采取搭顺风车办法。

没料到，头一天，佳佳就哭了鼻子。

在这个学校读书的学生，有些可傲气了，走路昂着头，看人斜着眼。哼，简直把自己看成国王了。当他们知道佳佳原来上的是一所什么学校时，都嘲笑他：“噢——！从臭水沟来的！”他们才看不起佳佳呢。他们跳到桌子和窗台上打赌：“他爸爸肯定是扫马路的！”“不，是炸麻花的！”“才不是呢，是刷油漆的！”……

佳佳在原来的学校里，是谁也不敢比的大拇哥儿，到了这里，却遭到同学们的讥笑，他急了，直着脖子喊：“我外婆是市长！”

“师长？”一个头戴鸭舌帽的男孩瞪着大眼睛问。

“是市长！”佳佳纠正说。

孩子们互相望着：市长？这市长到底算多大呢？

“我爸……”一个梳长小辫的女孩满脸红通通地说，“我爸是科长！”

“我妈是处长！”

“我爷爷是局长！”

“我奶奶是馆长！”

……

“我爸大！”

“我妈大！”

“谁也没有我奶奶大！”

“我爷爷最大最大！”

……

他们互相争得面红耳赤，简直要打架了。但有一点却是一致的，就是：市长最小，是小拇哥儿！

谁也不帮佳佳，他只一个人，争不过他们。再说，他自己也搞不清市长到底是还是小。他见他们都笑话他，甚至欺负他，他颤了颤嘴唇，哇地哭了，好伤心。

回到家，还挺委屈。

妈妈听了他的报告，用手指点着他的翘鼻子直笑：“小笨蛋，处长、科长、局长呀什么的，全都属外婆管！”她怕佳佳被人欺负，又说：“外婆是市长，市长最大，在这里，再也没有比市长大的了！懂吗？”

佳佳吸了吸鼻涕，用胖乎乎的手背擦了擦眼泪，得意地笑了。

“佳佳，”妈妈想了想又说，“我们不和人家比大比小，那不好，啊？谁大谁小，都一样。”

都一样？佳佳心想：才不一样呢！

第二天，佳佳雄赳赳地走进教室，急不可待地宣布：“市长最大！”

晶晶首先不承认。接着很多孩子都嚷起来：“市长最小！”

佳佳大声说：“我妈妈说的，市长最大！”

“嘻嘻嘻……”一个小胖子笑起来，“你妈妈说的……你妈妈说的不算数！”

“对，你妈妈说的不算数！”

佳佳的声音被他们的喊声淹没了。这时，正巧有一个教图画的女老师从教室的门前走过，佳佳过去结结巴巴地问：“老师，你说，是科长大，局长大，馆长大，还是市长大？”

女老师不知道孩子们刚才发生的争执，不假思索地说：“还用问，那当然是市长大！”

教室里鸦雀无声。

佳佳胜利了！他把头高高地昂起，翘鼻子简直要翘到天上去啦。

从此，再也没有人敢小瞧佳佳。

佳佳一边从那些孩子身上学到了傲气，一边又傲气地对待他们，甚至把傲气带回家里。他是越来越瞧不起人了。

蓓蓓对佳佳有点生气了。佳佳爱支使她，她不在乎。可他支使奶奶，她可不干：奶奶都那么大年纪了！

然而妈妈竟然不说一句话！

对蓓蓓，妈妈却按照罗阿姨的指点，开始积极地尽她“母亲的义务”了。她要把这个在农村生活

了十年的女儿好好加以调教，使她成为一个文静、高雅、有教养的美丽的姑娘。她开始教蓓蓓学弹钢琴，并且对蓓蓓讲了很多她听不明白的道理。蓓蓓是个听话的小姑娘，心里对钢琴一点儿也没兴趣，可还是顺从地坐到那架黑色的钢琴前，努力按妈妈说的去做。

“真乖。”妈妈心里很高兴。

这天，外婆出差回来了。一家人欢欢喜喜吃过晚饭，奶奶照例给佳佳端来一盆温水，让他洗脚。佳佳洗完脚，懒懒地躺在沙发上，闭着眼睛，跷着小脚丫子，叫着：“奶奶，快拿洗脚巾来呀。”

“噢，来啦来啦。”奶奶拿着洗脚巾，赶紧跑来。

外婆说：“佳佳，自己的手呢？”

佳佳很不高兴，噘着小嘴，心里说：人家晶晶，衣服还是别人给他穿呢！晶晶自己说的。

奶奶蹲下身子：“来，奶奶擦，奶奶擦……好，那只脚……”

外婆笑着说：“大姐，你不要把他惯坏哟。”

“瞎，佳佳小哇。”

外婆到底没有同意奶奶倒洗脚水，她命令佳佳自己倒去。佳佳没法儿，只好自己端起洗脚盆。一路上，他气得故意把洗脚水荡到盆外，弄得地上滴滴嗒嗒都是水。

外婆想：这孩子，刚从大森林里回来时，可不是这样啊！

第二天，当妈妈让外婆的车顺便把佳佳带到学校去时，外婆才知道佳佳已经转学好多天了。外婆的脸色立即变了。可是因为急着要到市委去，暂且没有对妈妈说什么。路上，她让驾驶员叔叔算一算，这些天接送佳佳一共耗费了多少汽油，她要付钱，同时，批评了这位叔叔：“你的车，是公车，不是私车！”路过小学校时，她让佳佳下车去：“告诉你们老师，明天不到这里来上学了！”

佳佳才不管上哪所学校呢，他颠颠颠地跑进教室。

快放晚学的时候，外婆来到学校，亲自给佳佳办了转学手续。

小车停在校门口，佳佳正要往车上爬，外婆拍拍他的脑袋，从口袋里掏出一毛钱：“佳佳，坐公共汽车回去。”

佳佳的小手慢慢从车门把上松开，嘴唇颤动

起来。

外婆见了，心软了，想了想，对驾驶员叔叔说：“你把车开回去吧，我和他一起走。”

驾驶员叔叔犹豫地望着外婆。

外婆挥了挥手，拉着佳佳，朝公共汽车站走去……

晚上，妈妈跟外婆争执起来。

“为什么偏要把他转回来？”

“这所学校离家近。”

“离家近，离家近，也不看看在这所学校学习的都是些什么人家的孩子！”

外婆生气了：“你说，是什么人家的孩子？”

妈妈知道自已的话不很合适，可心里又不服气：“市委机关小学为什么不能上？”

“能上。都是共产党办的学校。可是离家远，我的车不能带佳佳和蓓蓓去。而且问题不在这里，我问你：你为什么舍近求远？”外婆很冷静，但那对和气的眼睛里现在却发出严峻的光。

妈妈说不出充足的理由。再说，佳佳已经转回来了，说了也白说。她嘟囔了几句，不再与外婆争执，到自己房间去了。

佳佳跑到大杂院里去了。他想，回来就回来，回来，他更了不起。他向毛毛他们挨个宣布：“我回来啦！”

佳佳又和蓓蓓一起上学了。没想到，不几天，为了那只小乌龟，佳佳和毛毛争得不可开交。

小乌龟，是毛毛的心肝宝贝儿。那是修下水管道的爸爸从集市上买回来的特殊玩具。那小乌龟老

是羞答答的，很少探出脑袋来。不过，它很听毛毛的指挥，只要毛毛一拍手，它就伸出脑袋，“叭嗒叭嗒”地爬起来。毛毛再一吹哨，它就立即停住。佳佳非常喜欢逗弄这个憨厚老实的小东西。

毛毛是个小迷糊，常常忘记带书包上学校。有一回，妈妈让他到小铺子里买瓶酱油，他一路上玩弄着小乌龟，把这事早忘在脑勺后边，半路上，和另外一个孩子玩去了，回来时，连酱油瓶都不知道扔在哪儿了，着实挨了妈妈一巴掌。他还爱睡觉。每天早晨，总要妈妈在他的屁股蛋上拍几下才肯哼唧唧地起来。上课时他老打盹，老师只好让他坐在最前排的一张桌子旁，看到他打盹了，就用教鞭在他的小桌上笃笃敲两下。他吓一跳，把大家都逗笑了。这天，他坐在门槛上看佳佳在院子里玩小乌龟，看着看着，又耷拉下眼皮睡着了。等他醒来，佳佳没影了，他连忙爬起来，四处喊：“佳佳！”

佳佳到哪儿去了呢？原来，佳佳怎么也不能叫小乌龟伸出脑袋来，就想了个法子，抓着拴在它的硬壳上的绳子，把它扔在一条阴沟里。小乌龟被又脏又臭的污水呛得受不住，没法儿，终于伸出小脑袋，拚命往岸上爬。佳佳快活极了，拍着小手，又把它扔回阴沟里。

毛毛找来了，见到心爱的小乌龟浑身沾满臭泥，只剩两只绿豆似的小眼睛和两个小鼻孔儿，气得腮帮子鼓鼓的：“谁让你把它扔到阴沟里？”

佳佳愣了一下，把绳子扔在地上：“给你！”

“我不要！你把它洗干净！”毛毛用手指着趴在地上一动也不动的小乌龟。

谁敢这样使唤佳佳！他梗着脖子，不理！

“你不把它洗干净，我不要了！”毛毛吓唬说。

“不要拉倒！”佳佳转身走了，他才不在乎呢。

班上，有些孩子很羡慕佳佳有个当市长的外婆。高傲的佳佳可以随便指挥他们。有几个孩子，还挺怕佳佳。因为佳佳脾气很大，不听他的，他会有意不给你巧克力糖，或者要你还他上回给你的铅笔刀儿，甚至会打人。有的老师往往偏心，不处分佳



佳。他们也好象怕得罪了佳佳似的。也不是佳佳当市长呀。就算佳佳是市长，又怎么样？不过，毛毛却跟大多数孩子一样，他们不怕佳佳：有什么了不起！现在，佳佳公然侵犯毛毛，那毛毛可不客气。他咬了咬嘴唇，呼地一下冲上去，抓住了佳佳的胳膊。

佳佳把毛毛甩开，一嗤鼻子：“我脚丫子脏了，还是奶奶给洗呢。让我给你洗这只臭乌龟，哼！”说完，又昂着头走了。

毛毛的胸脯一起一伏。他盯着佳佳的背影看了一会儿，又“呼哧呼哧”追上去，猛地把佳佳撞倒在地上。

佳佳急了，爬起来一把揪住毛毛的衣领扭打起来，把毛毛的眼镜给打掉了。毛毛急了，用脚使劲一勾，把佳佳绊倒了，摔得可不轻。佳佳颤了颤嘴唇，想哭一鼻子，又使劲忍住了：我才不在他面前掉眼泪呢！他站了起来，小胸脯挺得高高的：“哼，你不就有只臭乌龟吗？有什么了不起！”

“那你还没有呢！”

“我家有电视，大的，彩色的，你家有吗？我家有电话，还有小汽车，你家有吗？你有吗？外婆再出去，我让她带好多好多乌龟，比你的大，比你的好看！……”佳佳越说越牛气。

毛毛不吭声了。他从地上摸起眼镜，默默地走了。

佳佳象只骄傲的小公鸡，直着脖子：“你们家有吗？有吗？！”

毛毛回过头来：“往后，我不准你到我们家来！”

“我才不来呢，又脏又臭的大杂院！”

毛毛掉过头来，愤怒地瞪着佳佳。

佳佳向前跳了一步，非常轻蔑地：“你爸爸，是个掏臭水沟的！”说着，一捏鼻子。

毛毛不能容忍别人嘲笑他的爸爸，捏着两个小拳头又走过来了。

佳佳有点害怕了，可嘴里还不软：“就是掏臭水沟的！”

毛毛冲了过来，对着佳佳的胸脯捅了一拳。胖乎乎的佳佳往后倒去，重重地摔了一个屁股墩儿。佳佳玩命了，爬起来，捡了一块砖头砍过来，毛毛一躲闪，砖头滚到沟里去了。他又去捡砖头，毛毛扑上去扭住了他……

“毛毛！”一只大手抓住了毛毛的胳膊——爸爸来了。爸爸是个大高个，皮肤黑黝黝的，宽阔的脑门，厚实的胸脯，象尊铁塔。他把毛毛推到一边，赶紧过来给佳佳掸掉身上的灰。

佳佳大声叫着：“他打我！”

爸爸扬起厚实的巴掌，在毛毛屁股上打了两下，把毛毛打跪在地上：“你怎么好打佳佳呢？”在爸爸看来，佳佳不是一般的孩子，是不能碰的。

毛毛跪在地上哭了。

佳佳一点儿也不可怜他，胸脯还鼓呀鼓的。

蓓蓓来了，向几个在场的孩子问明了情况，连忙把毛毛拉起来。小姑娘，小大人了，真懂事，向毛毛的爸爸说：“伯伯，是佳佳不好，请您原谅。”

毛毛的爸爸用大手拍拍蓓蓓的头。

蓓蓓找到那只小乌龟，把它洗得干干净净的，还给毛毛，又用手绢给他擦掉脸上手上的泥土。

毛毛的爸爸小声说：“姑娘，回去千万别告诉你外婆，啊？”

蓓蓓扑闪着睫毛：那是为什么呢？看着伯伯的眼睛，她还是点了点头。

回到家，她还是把佳佳跟毛毛打架的事告诉了外婆。当外婆听说伯伯不让蓓蓓告诉她时，她沉默了。过了很久，她从沙发上站了起来：

“蓓蓓，叫佳佳。”

“干吗？”

“跟我到后边大杂院去，向人家道歉。”

蓓蓓闪动着亮晶晶的眼睛望着外婆。

“去呀。”

蓓蓓连忙去叫佳佳。可是佳佳在门口听到外婆说到大杂院去道歉，已偷偷地跑出去了。他才不愿向毛毛赔礼呢！毛毛算什么东西呀？赔了礼，他佳佳还怎么去见大家呢？不干！蓓蓓没有找到佳佳，报告了外婆。

“蓓蓓，你先带我去吧。”外婆说。

妈妈进来了，脸上很不高兴：“用得着吗？”

外婆说：“为什么用不着呢？是佳佳错了。错了，就应该向人家道歉。作为我们这样的家庭，更应当这样。”

妈妈说：“那……就让奶奶去吧。”

外婆看了妈妈一眼，对奶奶说：“不！”

妈妈一甩头发：“你……一点也不顾自己的身份。”